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李文君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1108-565-5

I. 明… II. 李…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青海省—明代
IV. K28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588 号

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

作 者	李文君
责任编辑	常远岐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7.5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65-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相关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该学科的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为核心，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以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基

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收入的论著都是本中心二期建设期间的科研成果，将其奉献给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学者与我们建立学术联系，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共同为该学科的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在本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委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 with 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领导，以及所有支持和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7 年 10 月 16 日

导 言

一、西海蒙古的界定

西海蒙古，是对明正德年间开始陆续迁移到青海湖周边的东蒙古右翼三万户各部的总称，因青海湖在明代被称作“西海”，因而进入青海湖周边地区的蒙古人被称作西海蒙古。

青海湖早在汉代就被称作西海。西汉元始四年（公元 9 年），王莽在其地置西海郡，郡治在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辖青海周边地区。《汉书》称青海湖为“西海”、“仙海”、“鲜海”、“鲜水海”或“卑禾羌海”。《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条“临羌”注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① 半一之先生认为：西海之“西”并非方位词，乃是羌语先零海（西零海）的音转。西零为羌族之一部，羌语称湖为“海”，先零羌居住地之湖即称西海^①。汉代游牧在青海湖四周的是先零羌。汉文记载的西海、仙海、鲜海等，当是先零海或先海之变音或异写，其得名当由先零羌而来。自《魏书·吐谷浑传》和《水经注》起，西海又被称作青海。《魏书·吐谷浑传》记载：“青海周围千余里，中有小山。”《水经注》卷二载：“（临羌新）县西卑禾羌海者也，世谓之青海。”《隋书》和新旧《唐书》都沿称“青海”的名称，在《吐谷浑传》和《吐蕃传》中多处提到。《资治通鉴》叙唐代史事也多次提及。至于唐代人诗歌中涉及“青海”的，更是屡见不鲜，如“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君不见青海头”；“青海只今将饮马”；“青海长云暗雪山”等。《明史》中又称其为“西海”。《读史方輿纪要》记载：“西海，在西宁卫西三百余里，亦曰西零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亦曰青海，亦曰卑禾羌海，亦曰鲜水海，亦曰允谷盐池，西海则其总名也。汉元鼎

^① 半一之：《青海地名探源及若干规律》，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 1 期。

四年（公元前 107 年）先零羌与匈奴通，攻令居。”^① 青海湖在蒙古语中被称为“库库淖尔”，藏语里称为“温波措”，其意都是青色的湖。

西海蒙古这一称谓是相对于元代进入青海的蒙古人和清代进入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人而言的，明朝人则直呼其为“海部”，或者用污蔑的口气称其为“海虏”、“海寇”。杨建新在《明代中期“西海”蒙古述略》一文^②中最早使用了“西海蒙古”这一提法，本书借用这一提法，是为了区别于元代进入青海的蒙古人、明末进入青海的喀尔喀人与和硕特人。西海蒙古的具体对象是指从正德年间开始逐渐进入西海的部分东蒙古右翼三万户各部，包括亦不剌、满都赉阿哈刺忽、卜儿孩、丙兔台吉、多罗土蛮火落赤、把尔户台吉等人，为了行文上的方便，有时也直称其为“海部”。

住牧于大、小松山的鄂尔多斯万户的宾兔台吉等人，明人称之为“松虏”，因牧地与西海邻近，参与了西海蒙古的一系列活动，也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

因各种原因经常来往于东蒙古本部与西海之间，却没有在西海长期住牧的蒙古部落，被明朝蔑称为“流虏”。“流虏”多与西海蒙古在一起活动，有时彼此难分，故本书亦将其包括在西海蒙古的范围内。

西海蒙古始于右翼亦不剌、满都赉阿哈刺忽等人西走西海，历经俺答西征，丙兔台吉、多罗土蛮火落赤、把尔户台吉等人移牧西海，终结于喀尔喀蒙古绰克图台吉进入西海。

西海蒙古虽以从右翼三万户迁来的部分蒙古部落为主体，但部落各异，来源比较复杂。一是源于非黄金家族的右翼蒙古亦不剌的畏兀特部、满都赉阿哈刺忽的阿尔秃厮（鄂尔多斯）部、卜儿孩部、大同部、整克部。金峰先生认为：亦不剌王 兀良哈年占领河套后，成为以野也克力部人为主形成的永谢布的首领。后来由满都赉阿哈刺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一》，中华书局，1983 年版，卷 70，第 1057 页。

② 《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5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32 页。

忽统辖的鄂尔多斯部的主体则是他自己从西蒙古卫拉特带来的。卜儿孩为亦思马因之子，他统领的部众是其父的永谢布余部。这些都是属于右翼蒙古非黄金家族的部落^①。一是随俺答汗因掠番迎佛而居于此的右翼三万户黄金家族诸部，具体包括以宾兔台吉为代表的住牧于大、小松山的鄂尔多斯万户部众；以丙兔台吉、真相台吉等俺答子孙为代表的土默特万户的部众；以多罗土蛮火落赤、克臭为代表的土默特万户多罗土蛮部众；以永邵卜大成台吉、把尔户台吉、瓦剌他卜囊为代表的永谢布万户部众。一是在明蒙议和后乘着明朝边防政策松弛，以“礼佛”等名目往来于西海与蒙古本部间的，以土默特万户的扯力克、鄂尔多斯万户的威正恰他卜囊、卜失免济农、庄秃赖等人为代表的“流虏”。

西海蒙古部落支系众多、活动范围广、活动时间长，彼此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按他们的部落构成及活动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非黄金家族活动阶段和黄金家族活动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要活动者是在达延汗统一战争中被击败的右翼异姓权臣率领的部落；后一阶段以达延汗后裔的右翼蒙古三万户各部落为主。为了征讨右翼残部与迎请三世达赖喇嘛，衮必里克济农、俺答等人曾数次率兵进入西海，返回时还留下一部分右翼部众住牧于西海与大小松山；俺答封贡前后，又有大批右翼蒙古部众涌入西海。这些后来留居的部落取代了非黄金家族的亦不刺、卜儿孩等人，成为西海蒙古的主体，名义上听从右翼盟主俺答的统一调遣。俺答去世后，由于右翼蒙古缺乏有威望的能控制诸部的领袖，留在西海的部众摆脱了蒙古本部对其形式上的约束，有了更自由的活动空间。西海蒙古独立地与明朝及“番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往来，胁迫“番族”进攻明边，结果受到明廷的重创，这就是被汉族史家标榜的“湟中三捷”。此役后西海蒙古损失颇大，不久松山蒙古的根据地也被明朝夺取，加之又经常发生内讧，蒙古在西海的势力逐渐衰落。因喀尔喀内乱迁移到西海的绰克图台吉，乘势一举征服了衰落的西海蒙古。随后，

^① 金峰：《中期四卫拉特联盟》（~~1609~~¹⁶¹⁶年），载阿拉善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阿拉善盟文史》，~~1983~~¹⁹⁸⁵年，第 2 卷，第 105 页。

和硕特部固始汗统兵进入青海，征服了绰克图台吉，在青海建立和硕特汗庭，从此青海蒙古的历史进入了和硕特时代，西海蒙古的历史宣告结束。

二、研究西海蒙古史的意义

西海蒙古史是明史、青海地方史、蒙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海蒙古史可以搞清自明朝正德年间开始的东蒙古右翼向西海地区逐渐渗透迁徙这一历史过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这一地区民族构成的一系列变迁，对研究此后的蒙古族历史、西藏地方历史、藏传佛教发展史乃至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蒙古族与藏族同为今日青海省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主要少数民族，都为青海地区的开发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研究这两个民族历史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研究西海蒙古与明朝的种种联系，追述其源流，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今天更好地团结蒙藏两族人民共同为青海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作贡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西海蒙古研究概况

对西海蒙古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很不系统，多是研究青海和硕特蒙古历史时的顺带上溯，以站在汉族边政立场上的史事描述为主，没能就其与蒙古本部的情况作出说明，大体不出《明史·鞑靼传》和《大清一统志》的范围。比较重要的著述有张令瑄的《明代之青海蒙古》^①，荆玄生的《青海蒙古的过去与现在》^②，阿依的《青海蒙番史略》^③，马鹤天的《青海蒙藏民族之已往和现在》^④，陈秉渊的《青海历史之演变》^⑤，佚名的《青海蒙族之调查》^⑥，佚名的

① 《西北世纪》，民国29年第1卷第4期。

② 《西北论衡》，民国29年第1卷第1期。

③ 《清华周刊》，第1卷第1期，民国29年1月。

④ 《开发西北》，第1卷第1期，民国29年1月、2月。

⑤ 《新西北》，民国29年第1卷第1期。

⑥ 《新青海》，第1卷第1期，民国29年1月。

《青海蒙古六部二十九旗调查》^①，王泽戎的《青海蒙古二十九旗住牧区域暨旗名俗称、现任扎萨克一览表》^②等。

近几十年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贯彻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海蒙古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将比较重要的成果简要介绍如下：杨建新的《明代中期“西海”蒙古述略》一文，最早对西海蒙古入迁西海的时间、部落构成、分期分段、游牧活动范围、迁移原因、明朝对其采取的对策、历史影响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使用了“西海蒙古”这一提法。杨建新、王东春的《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据青海考论》一文，分析了西海蒙古进入青海的各种原因和历史作用^③。贾敬颜的《陕西四镇图说 所记之甘青蒙古部落》一文^④，对万历中后期活动在甘肃镇边外的西海蒙古部落住牧分布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张鸿翔的《明史中丙兔、宾兔辨》一文^⑤，针对汉文史籍中对西海丙兔台吉、松山宾兔台吉二人的混乱记载，详细考订了他们二人的身世和主要活动情况。杜常顺的《明正德至嘉靖中期在青海活动的蒙古部落》、《关于明代西海蒙古的多罗土蛮部》两文^⑥，对亦不剌、满都赉阿哈刺忽、卜儿孩进入西海的经过及歹言黄台吉、多罗土蛮火落赤率领的多罗土蛮部（多伦土默特）在西海的活动、多罗土蛮部对藏传佛教的护持等情况做了论述。李丽的《东蒙古入迁青海考述——西海蒙古研究之一》、《简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的关系》、《简论西海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瓦刺它卜囊”考》等四篇文章^⑦，对西海蒙古各部的迁徙过程、西海蒙古在促进藏传佛教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与明朝的关系，瓦刺他卜囊的身

① 《新青海》，第 1 卷第 1 期，1953 年 1 月。

② 《边疆通讯》，第 1 卷第 1 期，1953 年 1 月。

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3 年第 1 期。

④ 《西北史地》，1983 年第 1 期。

⑤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⑥ 分别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1985 年第 1 期。

⑦ 分别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青海民族研究》1983 年第 1 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青海民族研究》1984 年第 1 期。

世等进行了论述。薄音湖的《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一文^①，对亦不剌、卜儿孩在西海的活动和俺答汗几次西征西海的史实做了论述；樊保良的《元世纪进入青海的蒙古部落简析》一文^②，对西海蒙古各部落及其首领的事迹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胡日查的《略论元世纪初期的青海蒙古》一文^③，简要叙述了喀尔喀绰克图台吉进入西海前多罗土蛮火落赤在西海的活动。袁晓文、桑姆的《东蒙古入据青海及其对青海藏族影响述略》一文^④，简要介绍了右翼蒙古各部进入西海的经过及其与当地藏族的关系。陈庆英的《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政治述略》一文^⑤，论述了西海蒙古各部与藏族的关系。江国真美的《青海蒙古史的一个考察》一文^⑥，对歹言黄台吉、永邵卜、多罗土蛮火落赤三人的情况做了较翔实的辨证。日本学者若松宽的《明末内蒙古土默特人向青海地区的扩张——火落赤诺颜的事迹》一文^⑦，论述了多罗土蛮火落赤的出身及其在青海的活动及对青海的开发。孙滔的《明朝青海蒙古穆斯林首领亦不剌考》一文^⑧，从明代瓦剌蒙古系统伊斯兰化的角度出发，对虔诚的穆斯林亦不剌进入青海前后的情况和他与青海回族的关系作了探究。

专著方面，和田清的《明代蒙古史论集》、萩原淳平的《明代蒙古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蒙古族通史》（中册）、曹永年的《蒙古民族通史》（第猿卷）、达力扎布的《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丰一之先生主编的《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等蒙古史专门著作在论及西海蒙古时，也分别对其情况作了一些精当的论述。

此外，因西海蒙古的特殊经历，在对藏传佛教史和青海地方史

① 《内蒙古大学学报》，民国四年第 猿期。

② 《兰州大学学报》，民国四年第 圆期。

③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专号》：《卫拉特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民国四年。

④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国四年第 员期。

⑤ 《西藏研究》，民国四年第 圆期。

⑥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民国四年第 源期。

⑦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民国四年第 员期。

⑧ 冶福龙、马文慧：《足音：青海回族精选作品集》（一），民族出版社，民国四年版，第 源页。

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它。但此类研究著作多站在藏传佛教和青海地方的角度上，孤立地看待西海蒙古的历史，不能将其置于 15 世纪至 16 世纪初蒙古民族发展的大环境中，把西海蒙古作为右翼蒙古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来考虑，目光仅局限在西海一隅，对一些问题只能浅尝辄止，缺乏宏观上的把握，不能穷其源明其流，因而整体价值不是很高。

综合来看，上述诸位先哲的研究多集中在西海蒙古著名领导人物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蒙古右翼进入西海的原因、经过、部落构成、俺答西征等方面。且这些多为研究明代蒙古史时的顺带研究，概述性强，没有形成系统，也不深入。就西海蒙古研究里的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前人也多是各抒己见，并没有形成大家认可的比较一致的看法。

本书在大量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右翼蒙古的大局着眼，从梳理部落源流入手，详细地逐一分析、考证西海蒙古各部分的源流、支系，洞悉其进入西海的详细过程，并对其在西海的活动情况及与“番族”、与明朝的关系作了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考察，并对以往一些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四、主要参考文献和研究思路

本书利用了汉文资料《明实录》、《明经世文编》、《明史》以及明人文集和笔记资料、明代地方志材料，还参考了一些明代边镇地图。《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2 月版）的兵部档里虽然也包括了一些蒙古史的史料，但以天启、崇祯两朝的材料为主，此时最受明朝关注的是察哈尔林丹汗和喀喇沁、内喀尔喀诸部，基本与西海蒙古无涉，对本书用处不大。

民族文字方面，本书主要运用了《蒙古源流》、《阿勒坦汗传》、《蒙古黄金史纲》、《达赖喇嘛传》、《安多政教史》等蒙、藏文史料。

本书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民族学、地名学等学科的方法，注重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尽可能对照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西海蒙古史系统地提出个人的见解和看法，力图补充前人的研究和不足。

本书以东蒙古右翼三万户迁入西海的时间和所属部落为顺序，详细地辨析西海蒙古各部落的源流及其支系，尤其是对亦不刺与满都赉阿哈刺忽的出身、右翼部分领主发动反对达延汗统一东蒙古^①的时间、亦不刺的子嗣、《秦边纪略》对卜儿孩子孙的错误记载、丙兔台吉的牧地及其在西海的活动、丙兔台吉的子嗣、多罗土蛮火落赤的出身、多罗土蛮火落赤的子嗣及余部、瓦剌他卜囊的身份以及松山蒙古的构成、西海蒙古的迁移和分布规律等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论证，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观点与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然系统地介绍了明代中期右翼蒙古各部移居西海及其与明朝、“番族”的关系，但并不完全是对西海蒙古历史的全面叙述，而是着重对以往在史学界被忽略的问题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全书的章节的设置也完全取决于此，有些地方不能面面俱到，跨越性较大，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① 东蒙古：指名义上由北元大汗直接统领的蒙古部落，是相对于其西部的卫拉特蒙古而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东蒙古的主体逐渐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集团，史称“达延汗六万户”。即左翼的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右翼的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除六万户之外，东蒙古还包括住流、科尔沁、朵颜三卫等。

第一章 摇元朝及明初蒙古人 在青海的分布及活动

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就有一部分蒙古人进入今青海省境内。入元后，随着经营吐蕃与对抗窝阔台汗国海都的需要，又有一大批蒙古人在诸出镇宗王的率领下移居青海。元亡明兴，青海的蒙古诸王非逃即降，大部分退回漠北或被迁往内地，只是在海西的安定等四卫地区留下了一些蒙古部众。本章将对蒙元时期和明初蒙古人在青海的活动做一概述，以此来作为蒙古右翼各部进入西海前的背景介绍。

第一节 元代居住在青海的蒙古人

一、西海地理人文环境概述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活动的重要因素，它为在一定空间内活动的人们提供了舞台。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变迁，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相对恒定的自然环境能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越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这种影响就越是明显，人类的生产生活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就越深。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环境决定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而人们的生产方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甚至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大河流域两岸的平原，物产丰饶，需一起治理洪水，容易形成内敛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沙漠绿洲和群岛半岛地带腹地狭窄，回旋余地小，急需对外往来，容易出现经营商业的城邦国家；广阔的草原便于驰骋，适于放牧，但抵御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弱，政权兴衰频繁，经常会崛起在马背上流动的“行

国”。这些都是自然地理决定政权运转模式和运转特点的典型例证。因此，研究特定人群和特定社会现象时，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入手是个不错的选择。

西海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世界屋脊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在 4000 米左右。它的北部是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部是东昆仑山脉及其支脉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这些大山之间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西海的南部是面积广阔的青南高原，著名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就在这里。西海湖泊众多，多为咸水湖，除青海湖外，还有哈拉湖、茶卡盐湖、托素湖、克鲁克湖、达布逊湖、冬给措纳湖等。盆地中、大湖畔是大片宜于放牧的天然草场，草地上中小河流密布，基本能满足人畜饮水的需要，这就为西海蒙古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西海北部，祁连山景观垂直分布显著，格状水系发达，它是由一系列大致相互平行的北西或东西走向的山脉和山间谷地相间排列而成。祁连山西段地势较高，平行岭谷相间，4000 米以上的山峰和山谷常年冰雪覆盖，现代冰川广泛发育。从北向南有黑河等远个谷地，谷宽 10—15 公里，除南部为沙漠戈壁外，多为 4000 米以下的坡地，牧草生长良好，是良好的天然牧场。祁连山东段平行岭谷少，山势较低，海拔 3000 米左右，仅冷龙岭有冰川覆盖，谷地海拔 2000 米左右，主要有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等。谷地周围的山脉海拔多在 3000 米左右，除少数山峰顶部常年积雪外，大都有牧草生长，是优良的牧场。祁连山的山间谷地还成了西海蒙古人从蒙古本部进入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他们与明朝互市的重要地点。

西海地区地势较高，形成了以低温、干燥、多风、缺氧、太阳辐射强、日夜温差大等为显著特征的典型高原大陆性气候。这里的气温普遍较低，年平均气温在零下 5℃～-10℃ 之间，比同纬度的我国东部地区要低 5℃～10℃。西海降水少，且多集中在夏季，年降水量在 100 毫米以下，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类型。这里多夜雨、雷暴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因空气稀薄、干燥等原因，白天接收太阳辐射快，地表气温会迅速升高，夜间少云，地表散热快，地面气温剧烈下降，气温日夜相差大。这里气温年较差小，无霜期短，四

季不很分明，基本是长冬无夏，春秋相连，空气密度小、含氧量低，表现出高原大陆性气候的显著特点。这样的气候特点虽比蒙古草原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艰苦一些，可还是适宜游牧经济发展的，对惯于游牧的漠南右翼蒙古人来说，还是可以适应的。至于像黄河小套内的莽刺川、捏工川等地，不但水草丰茂，气候也较海西一带温和，几乎和蒙古草原毫无两样，甚至比蒙古草原的条件还优越，因此这里更成了西海蒙古各部争相进驻的乐园。

松巴堪布的《安多政教史》在叙述完青海湖周边的地貌后不无骄傲地总结说：“此外，还有许多药水、矿泉、温泉，各种各样的草药和树木，有各种禽鸟栖止的高山、草原和森林，把这块土地装饰得犹如花园。总之，就地方的物产宝藏和生息于其中的人们思想信仰，意志胸怀，享用追求等等各方面来说，乃是值得大大颂誉的处所。”^①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西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造就了西海蒙古叱咤风云的景观多年，他们在西海这片草原上演出了一幕幕雄浑悲壮的历史剧。

二、元代进入青海的蒙古人

西海蒙古并不是最早进入青海的蒙古人。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就有蒙古人进入了青海。蒙古族进入青海境内，是伴随着蒙古军队灭夏攻金，出兵吐蕃、大理等军事活动而出现的。他们最早进入青海，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元统元年春，在蒙古军队大举进攻西夏，夏国都城中兴府（今银川市）已成孤城、西夏灭亡指日可待的同时，“太祖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二月，破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② 成吉思汗亲率一支蒙古军从灵武一带南下，在今青海民和官亭附近，即古临津关渡口渡过黄河，南下攻占了西夏所属的积石州（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境内）和金朝所属的临洮府。随后，蒙古军又先后攻下了金朝所属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市）、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和西夏所属的

① 《安多政教史》，吴均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② 《元史·太祖本纪》，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页。

西宁州（今青海西宁）。

窝阔台大汗时，永昌王阔端坐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受命经营河西及吐蕃各地。元统元年秋，他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兵进攻乌斯藏，途经多堆（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相邻地带）、多迈（即脱思麻，今青海湖西南和黄河河源一带）和索曲卡，骑兵前锋抵达藏北当雄，烧毁了杰拉康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蒙古弘吉剌部赤窟驸马属下的部众元统四年奉调从征^①。元统元年八月，窝阔台汗去世，蒙古诸王贵族北返哈刺和林会葬，各路对外战事停止，多达那波也从西藏撤兵返回凉州。总的看来，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朝，还没有蒙古人直接定居青海，只是因征战的需要，一些蒙古人进入青海地区，但他们似乎都没有在此做太多的停留，战争一结束就匆匆撤走了。

土默特的达吾尔部是较早定居于青海的蒙古部落。元统元年，蒙古军取道康区远征大理，其中的一路由西北进攻四川。达吾尔部从现在甘、青南部交界地带进击，曾在路经的河曲作格浪地区（今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及四川若尔盖县一带）设立驿站和马场。从此，一部分达吾尔人在这一带定居下来，这是在青海最早进入黄河以南的蒙古人^②。牟一之考证后认为：达吾尔部定居黄河以南应在元统四年至元统六年之间，而不是元统元年^③。藏族学者才让也认为：“南宋保祐五年（元统元年），忽必烈兵分三路进攻南宋时，土默特达吾尔部奉命在今黄河九曲地区设赤、阿以伯两个驿站和马场，给前方战士供给马匹及传递信件。战后，这部分蒙古人留居了下来，其后裔大部分已藏化，极少数仍保留其先祖特点，显示与其他蒙古的差异，如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松乡境内有如许几户。如明末的白利土司顿月多杰即是蒙古人的后裔，又如甘肃玛曲县俄拉部落属藏蒙混合血统等。”^④实际上，达吾尔人定居青海，

① 牟一之：《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② 《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③ 牟一之：《公元13世纪蒙古人在青海活动的几个问题》，载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第2页。

④ 才让：《青海蒙古世系》，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仅仅是民间口头传说，至少在目前还找不到早期的文献记载与之印证，因此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三、元代镇守青海的蒙古诸王

忽必烈建元以后，在青海推行了宗王驸马出镇的制度，整个青海的领属权由阔端系诸王逐渐转移到忽必烈系诸王手中。元代分封在青海境内的诸王主要有西平王、宁濮郡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宁王等。

西平王奥鲁赤为忽必烈第七子，至元六年（~~1269~~）封王，王府在互助县的松多乡，协同宣政院经营吐蕃。李克郁认为：西平王奥鲁赤即今青海民和、互助一带土族中传说的“格勒特”，是西祁土司始祖祁贡哥的祖父^①。关于奥鲁赤王府的驻地互助县松多，仁庆扎西先生认为：“藏文《汉藏史籍》对西平王奥鲁赤驻兵的地理位置有明确记载：‘薛禅皇帝（忽必烈）次妃之子奥鲁赤，受命领西方之地，驻于汉藏交界处，到乌思藏镇压过多次反叛。’由此条记载可知镇西府（算木多城）在朵哥麻思地的汉藏交界处。查朵哥麻思之地有两个叫算木多的地方，一个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的松都，地处朵哥麻思的中心，与史料记载不符；一个是今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松多，正处在朵哥麻思的边缘汉藏交界的地方。与历史记载完全相符。”^②大德元年（~~1299~~），从西平王后代中又封出镇西武靖王，与其一起坐镇甘青藏区^③。

宁濮郡王，即章吉驸马，弘吉剌氏，出身显赫，先祖为成吉思汗岳父特薛禅，曾祖是赤窟驸马，驻西宁州。《元史》说：“西宁州，元初为章吉驸马分地。至元二十三年（~~1286~~），立西宁州等处拘榷课程所。二十四年（~~1287~~），封章吉为宁濮郡王，以镇其地。”^④章吉

① 李克郁：《格勒特即西平王奥鲁赤考》，载《青海民族研究》，~~1984~~年第 1 期。

② 仁庆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 274 页。

③ 卞一之：《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44 页；参见卞一之：《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 144 页。

④ 《元史·地理志三》，卷 2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 144 页。

驸马的后人又相继受封为濮阳王、歧王。濮阳王脱脱木儿是章吉之弟，于延祐四年（~~1315~~）进封歧王^①。胡小鹏在《蒙古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诸王研究》一文中考证濮阳王——歧王系统的传承顺序为：特薛禅→→按陈那颜→→赤窟驸马→→怀都驸马→→爱不哥驸马→→章吉驸马→→脱脱木儿→→琐南管卜→→阿剌乞巴→→朵儿只班^②。

西宁王、威武西宁王辖区的沙州路（当时沙州的范围包括今新疆南疆一部分、西藏北部一角、甘肃玉门以西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地域辽阔，是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王室、家族的指挥中心，在今敦煌地区。两王都出自察哈台第六子拜答儿的后裔出伯家族^③。出伯家族因争夺察哈台汗国汗位败给亲窝阔台汗国海都的八剌、都哇等人而投靠元朝，元朝将其分封在嘉峪关外，扶植其来对抗都哇与海都的反元联盟^④。第一代西宁王是拜答儿的曾孙、出伯（~~1261~~）之子忽塔忒迷失（~~1281~~），天历二年（~~1329~~）受封。第二代西宁王是忽塔忒迷失之侄、出伯之孙速来蛮（~~1331~~），第三代西宁王是速来蛮之子牙罕沙（~~1351~~），第四代西宁王是速来蛮之孙、牙罕沙之侄、速丹沙（~~1361~~）之子阿鲁哥失里（~~1381~~），洪武二十四年（~~1391~~），归降明朝。威武西宁王名亦里黑赤（~~1391~~），是出伯第十五子，元统二年（~~1331~~）受封，他是后来哈密忠顺王安克帖木儿（~~1391~~）的曾祖父。

西宁王世系：

① 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0~~页。

② 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0~~页。

③ 关于二王的详细情况见日本杉山正明：《幽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与 穆伊兹·安萨布 之比较》一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蒙古学译文选》（历史专集）第 ~~100~~页。

④ 胡小鹏：《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初探》，载《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第 ~~100~~页。